

外国影片研究丛书

罗生门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究所

外国影片研究丛书

罗 生 门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7 9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罗生门》是日本五十年代的著名影片。描写一个武士带着妻子远行，途中遇盗，妻子被污辱，武士被杀，七个证人由利己目的出发，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证词，对同一事件得出各人不同的结论。本书作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一，收集了《罗生门》据以改编的原小说《筱竹丛中》（芥川龙之介作）、《罗生门》文学剧本及分镜头剧本。可供电影爱好者、电影工作者阅读、参考及研究。

罗 生 门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 本，850×1168毫米1/32 印 张，3 $\frac{3}{4}$ 字 数：74,000

1979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5,000册

（内部发行）

统一书号：8061·1338

定价：0.54元

编辑例言

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《外国影片研究丛书》，作为一种新的尝试，终于同读者见面了。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，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，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，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。通过这种编辑方式，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，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，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、安排情节、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；看出两种艺术手段，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。我们认为，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，从某种意义来说，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。

就我们所知，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。自从电影发明以来，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。这些改编的作品，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，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，其他诸如回忆录、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，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。

至于改编的结果，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“电影化”，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；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，甚或统摄原意，另铸新篇；有的大刀阔斧，删繁就简，使其线索单一，人物突出；有的则添枝加叶，大事繁衍。总之，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，妙用刀笔，形形色色，各有千秋。

然而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，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。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，并不是想向读

者提供什么范例,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。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,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,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,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。

最后,必须声明的是,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,如《罗马 11 时》,有的则是新编的。特别是新编的选题,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,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,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,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,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。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,这十年来“四人帮”肆虐的结果,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,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。可以说,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,也反映了“四人帮”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。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,我们相信,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,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。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,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。

一九七九年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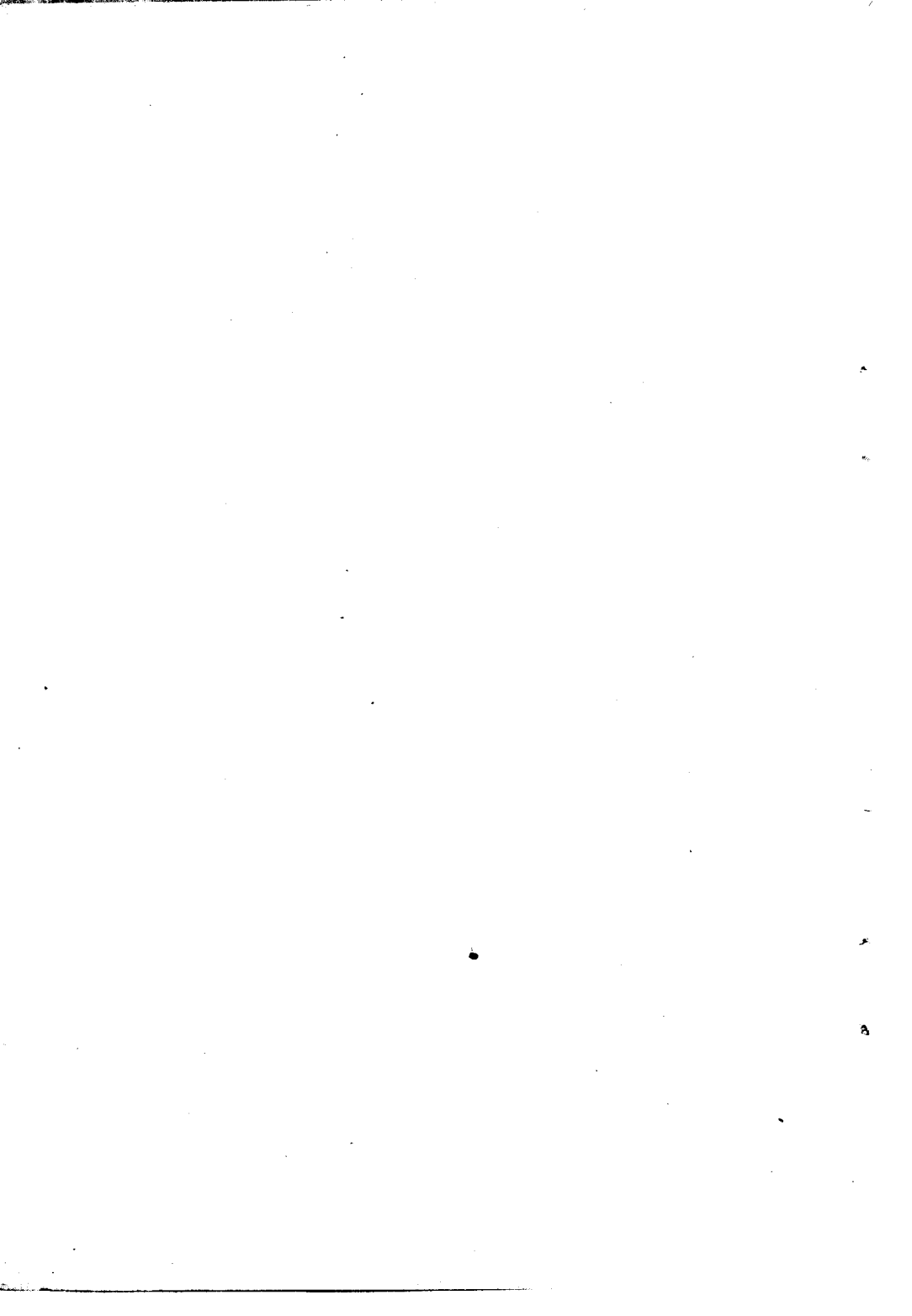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筱竹丛中·····	芥川龙之介 (1)
	钱稻孙译
罗生门——电影文学剧本·····	桥本 忍 (13)
	黑泽 明
	钱稻孙译
罗生门——分镜头剧本·····	黑泽 明 (47)
	李正伦译
编者附记·····	(107)

彼 竹 丛 中

芥川龙之介

钱稻孙 译



樵夫回答纠察使传讯时的诉述

是的。看到那尸首的，确实就是小人。小的今儿早上照例去后山砍柴。就在后山一个小竹林里看到那口尸首。您问什么地段么？那，大概离着山科驿道有个一、二里路吧，是个竹林子里夹杂着细杉树的、人迹罕到的地方。

尸首么，身穿浅蓝褂子，头戴京式软幞头，仰面躺着的，刀伤虽只一处，毕竟是穿透胸口的一刀，所以尸首近旁的枯竹叶儿都染得黑红黑红的。不，血是不流了，伤口也已经干了。记得伤口里还死叮着一只马蝇，连我的脚步声都没听见似的。

问我看没看见长刀什么的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只是死尸旁边的杉树根那儿，有一轂断绳儿。还有，——对啦对啦，绳子以外还有把梳子。尸首旁边就只有这两样东西。可是，草啊，地上的竹叶儿啊，满都踩得稀乱，可见，那死主被杀以前，准是狠斗过一阵子的。啊？您问那里有没有马么？那地方是，压根儿马什么的就进不去。因为和能够走马的道路还隔着一座树林子呢。

行脚僧回答纠察使传讯时的诉述

那个死主，的确是昨天遇见过。昨天，——唉，大概晌午时分吧。地方是我从关山去山科的半道儿上。他同一个骑马的女人一道儿往关山这边来。女的垂着遮脸帔子，看不见是怎么个相貌。我见的只是淡青莲色的衣裳，马是一匹桃花马，——记得是剪着沙弥鬣的。身高么？怕有个四尺四吧？——我

毕竟是沙门中人，那些事儿也说不清楚。男的呢，——唉，不但带着长刀，还带有弓箭。尤其是黑漆的箭壶里插有二十多支大箭，眼下也还记得清清楚楚的。

做梦也想不到此人会得到这样的结果，真是人命如露亦如电啊。唉呀，唉呀！这凶手是作了多大的孽呀！

捕快回答纠察使问话时的讲述

问我拿获来的这个家伙么？他的确是名叫多襄丸的著名强盗。我拿获他的时候，他大概是刚从马上摔下来，在栗田口^①的石桥上正呻吟。时刻吗？时刻是昨晚初更时分。上一回我没有能逮住他，那时候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蓝褂子、挎着一柄砸花的大刀。此刻嘛，您也看得见，另外还带着弓箭呢。是么？死主携带的也是……，那么，这个杀人案一定是多襄丸干的。皮革卷把的长弓，黑漆的箭壶，鹰羽箭十七支，——这都是死主的东西了。是。马也如您说的，剪着沙弥鬣的桃花马。他叫这畜生给摔了下来，分明是因果报应了。那时候，马还在石桥前边一点拖着长缰绳，在路旁吃青草呢。

多襄丸这小子，在出没于京里的盗伙里，也是个最爱采花的家伙。去年秋天，鸟部寺的宾头卢大殿后面山上，一个像是来烧香的妇女和一个小丫头一块儿被杀的案子，都说是多襄丸干的。如果那汉子是他杀害的，那么，骑桃花马的女人是怎样了？下落如何？这些还都不知道呢。这事儿也许用不着我提，还是请上面追究追究。

老太婆回答纠察使问话时的讲述

是，那死者是小女的丈夫。啊，不是京都人。是若狭国府的武士。名叫金泽武弘，当年二十六岁。不，生平性情温和，

^① 京都城的西门。——译者

所以不会跟什么人结下冤仇的。

女儿吗？女儿名叫真砂，当年十九岁。是个不劣于男子的刚强女人。除了武弘还没有嫁过别的男子。脸色稍黑，左眼角上有个黑痣，小小的瓜子儿脸。

武弘昨天跟小女一起去若狭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因果啊。女婿既然死了也就认了，不过我女儿不知怎么了，这实在让我放心不下。就算我老婆子一辈子的愿望吧，哪怕踏破铁鞋，也求大人给追查个下落。可恨不过的是强盗多襄丸这家伙。岂但女婿呢，连我女儿都……（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来了）

多襄丸的供词

杀死那汉子的确实是我。可是我并没有杀那女的。你问，那么她哪儿去了么？这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请稍等等。不管怎么拷问我，我不知道的事决不瞎说。而且，即使不拷问，我也不想卑鄙地隐瞒。

我是昨天刚过晌午时分遇见那对夫妇的。那时候，刚巧一阵风刮起了那女人的遮脸幌子，所以一晃看见了女人的相貌。只是一晃——刚看得见的一刹那，就看不见了，也许就是因为只看得这一眼，那女子的容貌，在我眼里简直像一尊女菩萨。我当时就下了决心：哪怕杀了那男的，也一定要把那女的夺到手。

什么呀，杀个把人，不像各位所想的那么了不起。反正，既然要抢女人，就必须杀死她丈夫。不过我杀人是用腰间大刀杀的，不像列位，你们不用大刀，是用权势，用金钱，动不动单凭给谁加个什么罪名也就能杀人。诚然，血是没有流，人是俨然活着，——可是，尽管如此，人还是被杀死了。要论罪恶之深，是你们坏呢，还是我坏呢？我不知道是谁更坏。（挖苦的微笑）

不过，如果不杀那男的就能夺得那女子呢，倒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。其实，那时候的心情，是下定决心尽可能不杀男的，先把那女的夺到手。可是，这样的事儿，在通向山科的驿道上是如何下不了手的。于是，我想了个计策把那对夫妇骗进山里去。

这倒也没有什么麻烦。我一跟他们走在一起，就说：那边山里有座古坟，我把那古坟刨开一看，发现了许多古镜啦、大刀啦，我偷偷地把这些古物埋在山后的竹林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想哪一件都可以廉价脱手。说话之间那男的就渐渐动了心。于是——你瞧，贪欲之念有多么厉害，从那时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们就调转马头跟我一块儿奔山路去了。

我一到竹林前边，就说宝物就埋在这里面，来看看吧。男的因为有了贪心，自然没有异议。可是女的马也不下，只说在这儿等着。再说她看竹林子那么茂密，也难怪她不跟着去。老实说，这倒正合我意，就留下了她一个人，我和那男的走进竹林里。

刚进竹林的一阵子，都是竹子。往里走了十来丈的地方，是个杉树的疏林——我要下手，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。我拨开竹子走着的时候，捏造了一句若有其事的谎话说，宝物就埋在杉树下。那男的一听，就一个劲儿地往已经影影绰绰地看得见的那棵细杉树那边奔去。这期间竹子稀疏起来，夹杂着许多杉树——刚一来到这儿，我就出其不意把他摔倒了。毕竟他是佩着大刀的人，似乎相当有气力，但是出其不意，给他一下子，他也是受不住的。马上我就把他捆在一株杉树根上了。绳子吗？绳子是幸好因为盗贼随时要翻墙越壁所以早就带在腰间。不用说，为了不让他作声，用地上的竹叶塞满他的嘴，就没有别的麻烦了。

我收拾了这个男的，接着就跑到女的那里，我说，你的男人像是发了急病，快来看看吧。不用说，她也中了我的计了。她摘

下了市女笠^①，被我拉着手扯到竹丛里面来了。可是，她到那儿一看，只见男人捆在杉树根上——女人看了一眼，冷不妨就从怀里抽出一把闪亮的短刀。直到如今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这样秉性刚烈的女人。如果那时候我要是大意一点儿的话，肋下兴许就吃她一刀了。呀，要不是躲闪得快，她那没头没脑的乱砍一气，不知道会让她砍伤什么地方呢。可是到底我还是多襄丸，总算是没用大刀就把她的短刀打落了。无论多勇敢的女人，没了家伙也就没有办法。我到底遂了心愿，没有要那男的性命就把女的弄到了手。

不用杀死男的就……是的。我原不想再去杀那男的。可是，我扔下哭倒的女人要往竹丛外逃走的时候，那女的突然像发了疯似地赶过来拽住了我的胳膊，并且气喘吁吁地嚷道：要么你死，要么我丈夫死，总得给我死一个，在两个男人面前出丑，比死还难受。不，两人之中不管是谁，我要跟活下来的一个。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这么一说，我顿时就起了杀死那男人的念头。（阴险的兴奋）

我这么一说，列位一定以为我是个比你们残忍的人了。可是，那是因为列位没有看到那女人当时的相貌。尤其是列位没有看到那一瞬间她那火焰般的眼神。当我的眼光跟她的眼光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哪怕是遭雷殛，也得让她作我的浑家。要她作我的浑家——我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。并不像列位所想的只是卑鄙的性欲，如果那时我只为了满足性欲，别无希冀的话，我一定踢倒那女人就逃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男人的血也不致于染上我的大刀了。可是，在这个微暗的竹荫里，我定睛看那女人脸色，这一刹那之间我就下了决心，不杀死那男人就绝不离开这儿了。

不过，即使要杀那男的，也不想用卑鄙的手段杀他。我解开

^① 女人戴的宽沿、圆顶的平笠，边沿垂着遮脸的被子。——译者

了捆他的绳子之后，叫他来和我决斗（落在杉树根边的绳子就是当时丢在那里的）。那男的满脸愤怒，拔出了他的大刀，一言不发，刀一出鞘就愤然向我砍过来。——决斗的结果就不用再说了。我的大刀在第二十三回合上穿通了他的胸口。第二十三回合——请不要忘记了，就凭这一点我现在还佩服他，因为跟我斗到二十回合的人，天下就只有他一个。（愉快的微笑）

男的一倒下，我就提着血染的大刀，回头去看那女的。嘿——结果呢，哪儿都不见她。女的逃往哪儿了，我在杉树林里到处找。可是满地的枯竹叶上，丝毫也找不到逃往哪里的痕迹。侧耳细听，只听见男的喉咙里发出临死的喘息而已。

也许是那女的一看我们交起手来，就穿出丛林逃去叫人来救命也未可知。——我这么一想，觉得我的性命要紧，就抢了他的大刀和弓箭，马上又回到原来的山路上去。山路上那女人的马还在安然地吃着草。那以后的事儿就不必再囉嗦了。不过那大刀，在没有进京以前，就已经脱手了。——我的供词就是这些。横竖我这一颗头颅总有一天要梟首示众的。就请处以极刑吧。（态度傲然）

托身于清水寺的那女子的忏悔

……那个穿蓝褂子的汉子蹂躏了我之后，就望着我那被捆的丈夫讥嘲似地笑了。可想而知，我丈夫该有多么悔恨。可是，不管怎么挣扎，捆着他的绳子却是更加抽得紧紧的，越发地深深勒进皮肉里。我不由得连滚带爬地跑到丈夫身边。不，我正要跑过去，就立刻叫那男的踢倒在那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丈夫眼里含着一种说不出的亮光。简直没法说——我想起那副眼神来，现在都还禁不住浑身哆嗦呢。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丈夫，在一刹那那里从他眼神里传出了他那一一切的心情。可是那里闪着的既不是恨也不是悲——只是鄙视我的冷酷的眼光。我丈夫的这种眼色给我的打击，比挨那男人踢倒还让人痛

心，我不自觉地嚷了一声什么，就立刻晕过去了。

随后醒过来一看的时候，那穿蓝褂子的男人已经不知去向。只剩我丈夫捆在杉树根上。我好不容易从枯竹叶的地上爬起来，定睛看丈夫的脸。可是，丈夫的眼色跟刚才一样，一点儿也没改变。依旧是冷酷的鄙视里还带着憎恶的眼色。羞耻，悲伤，愤怒——那时我的心情不知怎么说才好。我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走近丈夫身边。

“我跟您说！既然到了这般地步，我不能再跟您在一块了。我但愿一死。但是——但是也要请您同我一起死。您眼见了我的耻辱，我势不能独留您在人间。”

我拼了命说了这几句话。然而丈夫还是用憎恶的眼光死盯着我。我按捺住要炸裂的心胸去寻找丈夫的大刀。可是，许是那强盗抢走了，不用说大刀，竹林里连弓箭都找不着。不过，掉在地上的我那短刀幸而还在我的脚边。我举起我的短刀，又对丈夫说：“那么，请让我结果了您的命吧。然后我马上就跟您去。”

丈夫听了之后，这才动了动嘴唇。当然，他嘴里塞满了枯竹叶，所以声音一点儿也听不见。可是，我看他嘴唇一动，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。丈夫还是那样鄙视我，他是说“杀吧”。我如梦如幻地用短刀噗哧一声穿通了丈夫的浅蓝褂子下的胸口。

大概我那时候又晕过去了。等到我往四周一看的时候，发现被捆着的丈夫早就断气了。一缕斜阳从天上穿过竹杉交错的丛林，落在他那苍白的脸上。我咽下哭声解掉了尸首上的绳子。那以后——那以后我怎么了？这，我可再没有力气来说了。总而言之，我没有死的毅力啊。我也拿短刀刺过喉咙，也曾投过山脚下的池子，试过种种的死法，都没有死得成，既然这样，这些事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了（凄凉的微笑）。像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人，也许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都遗弃了的。可是，杀了丈夫的我，遭过强盗蹂躏的我，到底怎么才好呢？到底我该……我该……（突然激烈的饮泣）。

死鬼借巫婆之口的诉说

“……那强盗强奸了我妻子之后，就坐在那里百般地安慰起我妻子来了。不用说，我是无法张口的，身体也被捆在杉树根上。可是，这期间我曾几次向妻子递过眼色，我是想示意给她：可别相信他的话，他说的尽是谎话。可是妻子悄然跪坐在幼竹落叶上，两眼盯着磕膝盖儿。看起来分明是强盗的话听得很入耳。我嫉妒得痛苦不堪。可是，强盗一个劲儿地花言巧语说个不休。这个强盗居然大胆地说出这样的话来：哪怕一回，已经玷污了的身子，跟你那丈夫也未必处得好。与其跟着这样的丈夫，还不如作了我的浑家，你有没有这意思呢？我正是真心爱你，所以才干了这种非常莽撞的事儿。

强盗这么一说，我那妻子居然听得出神，抬起头来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妻子这时候那么美。可是，我那美貌的妻子当着眼前被捆起来的丈夫是怎么回答强盗的？我虽然徜徉于中阴^①之中，每想到她这番回话，未尝不憎恚填膺，她的确说过：

“好，随便去哪里都行，请你带我去吧。”（长时间的沉默）

妻子的罪孽并不单是这么点儿。如果光是这么点儿的话，我在这幽暗里也还不至于苦到这般地步。可是，妻子如在梦中一般被强盗拉着手，要向竹丛外面走去的时候，忽然脸色一变，指着捆在杉树根上的我发了疯似地反复叫喊道：“你给我杀了他，他不死，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。”“你给我杀了他”——这句话，现在还像暴风一样，要把我倒栽葱地吹下无底的幽暗的深渊里去。从人嘴里曾经说出过这样可恨的话吗？人的耳朵曾经听过这样该诅咒的话吗？曾经有过这样……（突然迸发似的嘲笑）连那强盗听了那句话的时候，都大惊失色了。妻子拽住强盗的胳膊，大声叫喊“你给我杀了他”。强盗定睛看

^① 佛家言，生死之间的境界。——译者

着妻子的脸，也不说杀，也不说不杀。——说时迟那时快，妻子被他一脚踢倒在枯竹叶地上了（再度迸发似的嘲笑）。强盗慢悠悠地交抱两臂眼望着我说：“你打算把她怎么处置？杀了她呢，还是饶了她？你点点头回答我就行了。杀吗？”——单凭他这一句话，我就想饶恕那强盗的罪。（再度长时间的沉默）

当我踌躇未决的时候，妻子喊了一句什么，便往丛林里飞奔而去。强盗也马上赶过去，似乎是连她的袖子也没有抓到手。我只是如梦如幻地看着这般情景。

妻子逃走以后，强盗就抢了我的大刀和弓箭，把捆我的绳子切断了一处。我记得强盗走出竹丛看不见他的影子的时候，他嘴里咕嘟着说：“这回就看我的命运了。”那以后便是万籁无声。不，还有人哭。我一边解开绳子，一边倾听哭声。可是，仔细一听，才觉得原来就是我自己的哭声。（第三次长时间的沉默）

我好不容易从杉树根下撑起我那精疲力竭的身体。我妻子遗下的那把短刀在我面前熠熠发光。我捡起来一刀刺穿了我的胸膛。嘴里涌上一块带腥味的疙瘩，可是一点也不痛苦。只是胸口一冷下来，四周围越发显得寂静了。啊，多么静呀。在这山阴的竹林上空，连一只鸟儿也不来轻歌一曲呀。只有杉树和竹子的梢头，飘荡着苍凉的阳光。阳光——这也渐渐地暗淡下来了。——杉树和竹子都看不见。我倒在那儿，随着便沉浸在寂静之中。

这时候有人蹑足来到我身边。我想看见他，可是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周围被幽暗笼罩起来。那个人是谁呢——这个不知是谁的人用我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把我胸口上的短刀拔走了。同时我嘴里又涌上来一股血腥味儿。从此我就沉入永劫的中阴里了。……

（1920年12月）

（译自讲谈社版《日本现代文学全集》第56卷，

《芥川龙之介集》191页《藪の中》一文）